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東アジア漢字文化圏の中における琉球漢詩文の位置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apanese 出版者: 上里賢一 公開日: 2010-01-22 キーワード (Ja): 漢詩, 琉球漢詩, 東アジア, 比較文学, 中国文学, 安南(ベトナム), 琉球, 中国, 漢詩文 キーワード (En): Chinese Style Poetry, Ryukyuan Chinese Style Poetry, 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作成者: 上里, 賢一, Uezato, Kenich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15027

東洋地志

北圻之北方夾中國雲南廣西諸省其南方際東京海灣東夾兩粵及中國海西則夾南掌及清化○北圻全轄之地分為兩境其北方山林之地謂之上游至於東方沿海之地則謂之中洲大江小川畢列如櫛其為最通行之水道支則紅河是也河由內地雲南發源過竜洲其在北南英界之起長至五十五英朕其流入北圻地轄則老街為分源之起也自此至海延長三百五十英朕其過安沛興化之起析為兩大支則明江沱江也及抵山西轄分左右二支一為底江一為沙江又一支為天德江注於太平江○紅河之水灌流於河內然後入海每年潦汛之辰則大船可以溯上老街至如載得一萬或一萬五千斤之船又可溯過老街八十五英朕其過即萬好矣

也○此修舟登岸一路至雲南縣一路至蒙自縣○洱河之外統有為水道上之關係也則日後江月後江各自分流別派諒江而市求在江之左右岸○北圻人數未有確定向來但約略言之或謂三兆或謂八兆茲就二者之同率其中數則是也北圻地面約十二萬方尺全轄現分二十一省其兵官轄三大城府二河內海防二大城府也二十一省則北江北仲北寧海陽扶輦河南河東和平興他興安諒山南定太平寧平廣安山固太原宣光萬象永安安沛也兵官轄三高平河江老街是也

安南人之歷史○馬江與琿河相接最近自北圻人民知尋下游之地以為棲止而安南人民本來不甚園坳大有秦越之視焉清化與南定寧平接

近以一帶肥沃之地也。自清化至河靜原野交錯，多長江大河以匯，慨之。昔辰侵伐，兵潛過，橫截北南之山麓，踰越稍易，若欲深入安南之腹地，以肆其威，然則更為訛謬矣。沱江以北，亦多險阻，海只可容海軍，行泊以不甚雄武之海軍，亦可扼守，以拒敵人相拒，南人得此水道，遂能稍之警食，以南諸省之民，其先皆避亂而至也。南圻地輟山麓甚少，今收南人侵伐之策，約略言之。古辰交趾之民生，聚連絡，直至高平之東北，是辰交趾已別立一國，而內屬中國。至西曆紀元前之二百十三年，秦始皇遣兵攻略南國，以為屬地。及十二年，交趾又逐中國官吏，自帝其國，改國號曰南越國，自治得一百餘年。至西曆紀元前一百一十年，南越又併于中國，凡一千餘年，其間屬之揭竿，以與在人相拒。至西曆

三十九年，南二女傑起兵，逐在安南，馬援交戰，至三年之久，卒至於敗。然此後南人屢之起事，以爭自主之權。至西一百八十九年，越人知越人勇氣不衰，故佔其土地，乃使士燮為太守，得四十年。國內無事，越人又恐越人之思念祖國，而銳圖恢復也，又以他人代之，於是南國又亂。至魏吳晉相爭之辰，有都護名璜者，甚得南國人心。璜死後，南人立其子為都護，當此之際，南人遂漸侵佔南中，至三世紀，辰代越人，始漸生聚於北圻之平原，及清江大靜，至五廣之地。至四世紀，始與林邑構釁。林邑之海軍，雖盡破越人沿海諸屯，而越人亦屢之深入林邑國內，諸轄。至六世紀，南人遂盡取沱江以北諸轄，即今之安南以南之各轄也。南人於中國侵凌之虐，蓋多辰而忘之。西五百四十二年，越人又大起，逐其人，而自帝

其國得三十年、為童人所敗、國又內屬、而七百二十二年、有梅叔膏連結
林邑、借兵力以取交、安省、後我敗而死、後世作史、哀之、史氏書法如此、以
以感、徵後來念祖國、逐仇國之思想也、至第八世紀、南蠻之眾大舉入寇、
南人被害甚酷、以故不能角起、為亂、為辰未久、南人又羣起攻之、至九世、
先、南人又奪廣南省、而有之、此後南人乃羣起逐中華之都護、而自列為
一國、然中國之人、不肯遽棄南地也、故南安新立之國、常率秣馬厲兵、以
防鄰國、及至元太祖相抗、至一千四百一十二年、中國連結林邑、以兵以侵南
國、此後陳氏遂亡、而中國明氏遂取我國南之地為屬國、

紅河分野、在楊子江九龍江之中間、流至開化、此江心湍激、深至一千
西尺、或一千零二百西尺、其水甚毒、人民住此而為毒、多得病疾、此江流至

竟通處、為中國與南國之分界、其長約五十五里、距老街、此江心
流入我國、與中國海相距三百五十里、距老街、此江心極深、河心與岸
面相距一百五十尺、小輪行於此、一年之內、只有八九個月、至如板船
重載十頓、或十五頓者、有辰可逆行、至八十五里、距老街、此江心
有一路、可上達蒙自、雲南、此江自老街流至安沛、兩岸皆山、重峰疊障、
右岸沙高山、千層、立石高至二千西尺、左岸多有山林、又一處有山、極高、或一千西尺、或一千
零二百尺、此江心多為島嶼、大小不齊、自安沛以下、則江心平坦、流過平原之地、河岸兩邊高起、
與山麓相聯絡、為秋迅辰、則河水溢入堤內、旁近之潭溪、竹淤不淺、此河至此、地多又與沱江、
江相合、以注於海、此西山地多、此河橫分為二支、一是喝江、一是歌臆江、其下流又分為龍江、龍江
與昌江、球江、流入太平江、昌江、球江、與珥河、此西貢江之共九龍江也、珥河及太平江、其水

支河合成一帶。北圻民居環列於沿堤。然北圻地轄非但珥河、太平江之分而已。以地輿論則東北二方之高平七溪屬西江與廣東河道之分。至於收路甚多。有一路自諒山、上涼江一路自高平至盞山、北件太原、賴山諸路。人民往來徑商利便。以此等支人民蠻野雖以農業而民皆貧薄粗陋。北圻之地勢如此。更以水道交通故合聚諸民族立成一國。凡卑濕地方之人民多沿河岸求高阜以為耕稼之地。其行水則有竹舟之便。凡珥河、北江、沱江、昌江、球江皆溯流而上。直至上游淺狹不能行舟之處。而後山。大約言之。凡上游林分多為鄉村。皆因樵採之人見荒莽之地立寨開墾。歲久而成家也。然當雄夫入山之始。則有棄眾與嵐瘴為之阻梗。棄眾之人可以威力服之。至於嵐瘴之水土則未有防護之法也。北圻之西北山峰延亘。形勢屈曲。草木蟠生。凡山隙皆有可行之路。且有無形溪澗。遇大雨則溪澗皆盈。凡徑路俱為雨水漫漲。入山者大有行不勝荷之嘆。及夫辰代已久。民智日開。頗易其愚陋。

依則水土日開而嵐瘴不如此前之毒矣。北圻可耕種之地雖徑前人尋出而肥饒之地未墾者多。當法國之初得安南也。曾有某西人云。安南地形以竹核子兩頭多懸一寶貨。蓋言西貢北圻之為。而中間皆省之寶也。由今覓之。則此說亦未必然。蓋安南中間之地力富厚。亦不遜於東洋。水輟倘能詳考安南之物產。則東洋全境亦可賴安南之地力以成焉。強之基矣。以安南形勢言之。列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一片狹長之地也。若細察其地勢則傍山之原野多不相異之處。與珥河及鹿野之地分不同。其山多自橫山至廣平。多分段落。山形之多相對。其中多成巨浸。流為馬江、大江、靈江、沱江。皆分注於安南。而門歇丁與初冰派二江之水則長流直達於九龍江。

人類長短 錄保述報

有查會事以量度人身為事、現譯考全、球人身長短之度、輯成一書、以
公於世、今據這書所載、則英國有一類人、身材極長、曾見一人、長二英尺七寸四
分、倘不細加分別、各各人樣、而約畧言之、則英人之長、大抵一尺七寸多而止、腦
威人亦然、丹麥和蘭國、牙利之國人、長一尺六寸七分、瑞典俄羅斯比利尼三
國人、較丹和蘭人、雖五釐、法人身材一尺六寸六分、各國民族、舉其大槩言之
之、則其身材、亦不勝於法人、然以補麻耶尼及巴格由二處之人、而比較之、則
其大小固相懸殊也、意大利西班牙人、身材短小、計其長、僅一尺五寸
耳、

物類多寡 錄環述報

諸君不知世上之物、有幾幾乎、曾有吾國之博物士、謂其有四百萬類、而
微虫類、已占三分之一之多、是二千八百萬類也、魚類一萬二千、是的確之數
也、蛇蠍蠃類、千三百、水族之屬、於黑魚類有五萬、獸類一萬三千、禽
類一千三百、其餘非吾人之所能悉、其尚多也、

華人旅居外國

據中國某報所載、花人旅居外埠之數如下、

在暹羅國有二百五十萬人、在臺灣有二百六十萬人

在英港有二十五萬四千五百四十八人、在美國有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人

在安南國有十五萬人、在澳門有七萬四千五百八人

在俄國有二萬五千人、在日本有七千人、在馬尼拉有三千七百八人

哀亡國奴文

近日日人在奉天盡力修造鐵路有剝人爲之運木日終索錢日人不與花工不服力爭之
日人怒攘之且用粉筆寫其背曰亡國之奴其人不敵爭抗祇得忍氣而去云吾聞而惘然爰
爲文以哀之

嗚呼慘莫慘於亡國痛莫痛於爲奴不勝狀若夫輿圖更而河山紀業社墟而城池
沼覽旌邱之葛泣露嘯煙沼故宮之禾而風殘炊荒無禦土羌有愁城亡國慘象
難振厚之詞章充鄭所南之詩草未易描寫其易也至於家園破亡之奴
身世流離之辰梗斷萍浮鴻嗚鵲咽寄人籬下作役賃傭茹苦含辛偷生忍死
驅羊馬牛芟夷草芥此又爲奴之痛爲黑奴籲天訴所能憐僑民處此
所傷載也嗚呼國必爲奴爲奴即亡國前者日人以亡國之奴之號加諸我同胞矣
我同胞其果爲亡國之奴乎抑非亡國之奴乎吾展數耶之輿圖色未愛也眺

大陸之河山依然無恙也宗社未墟城池未沼也長白山之王氣方隆北京城之
政府尤鞏大清國誰不知名萬邦咸注光緒乃當今圣主廣有爲這四海攸歸何
居日人竟謂我亡國也矧夫顯秩高位者有人行青拖紫有者人觀夫中國之頂
翎多於外國之徽章則凡聲勢之煊赫身名之尊榮者正不知凡幾何居日人
竟謂我同胞爲奴也嗚呼我同胞其果爲亡國奴乎抑非亡國奴乎我同胞其非
亡國奴也日人之言可弗懼也我同胞其爲亡國奴也日人之言不可忘也嗟夫這波
蘭故土曷勝鷹麟虎視之驚同印度遠民無恨免死狐悲之慨也能勿哀乎

吟舊金山花僑文

韻伯

五十年長夜不暘四頃界奴隸一牢嗚呼吾人其不幸而生於中國矣悲僕運
際昇平民有安息權可也若此內患不弭外侮紛乘猛虎雄鷹磨牙吮血吾人

更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矣。然使家給人足，樂業寧居，猶可也。無如天地之生計，已覺魚竭澤中，鴻散不歸，吾人更不幸。而為窮民矣。然使地可立錫，勤耕力鑿，足以自存，猶可也。吾如地內之生計已覺遠方而轉徙，誰依？吾人更不幸而流外矣。然使服賈經商，操奇計贏，猶可也。無如任傭受役，茹苦含辛，吾人更不幸而為畿外之勞苦矣。然使食力勝勞，能糊其口，而安其身，猶可也。無如苛條百出，結以非人，吾人更不幸而為花工。而彼虐矣。然使忍痛負辱，往來無碍，猶可也。無如累例不耳，生路頓絕。吾人更不幸而為花工。而彼虐矣。然使忍痛負辱，往來無碍，猶可也。無如累例不耳，生路頓絕。絕於天，而復有近日地震火災之慘劫也。嗟夫，嗟夫，生至此，天道其尚。盜殫我瘡房，受辱亦屋羈囚，冊紙之拉巴，太連之量，淫濫拿惡耗，寸地可慘，取檀塢矣。金山洗鳴呼旅美，不儒之罹災於此，其備未至耶。天乎，天乎，何為而至於此極也。吾人此災之浩

劫也。死者三千人，傷者萬數千人，惟致潑埠人數共三萬，若僑旅居，於是者有二萬餘人。嗚呼，同處一埠，誰能免波及者耶。其與吾不同種族，亡國休戚者，吾不暇哀矣。惟此最親最愛之二萬餘同胞，其骨化揚灰者有矣，屍填巨港者有矣，血濺平原者有矣，而或焦頭爛額，墮指裂膚，家破產蕩，皇天靡依者，庸詎之焉。縱不死之，然饑饉溝中，亦將死之。流離顛沛之鄉矣。能不令人再之而神傷，憐之而魂斷者乎。於是吾重有感矣。以吾中國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饒，吾人生聚其間，固足以自贍，而自餘無幾。至若痛癢不聞，徒事腹剝，使吾人生計日絀，而至寄人籬下，傷庭若辛，以至死亡，嗚呼，今日茲儒之陷此慘境也。誰之咎歟？誰之咎歟？

哀淫雨文

陶

吾粵十年以來，每苦旱，赤地千里，日烈常夏，農人望雨呼願，展其悲夫，何其酷也。今

歲入春，延延至今，已百有日矣，而天晴罕逢。三月下旬，雨尤惡作劇也者。憂衣之
子情之悲，哀我生之不辰，悼淫雨之為虐也。連日雨勢未已，水勢橫溢，基園告警，
鄉人皇，救園之費，慘不忍道。一有崩缺，性命財產二者均付之西流。較諸火災，燭
天更竟其奇。強賊搜劫尤微，其烈也。況復石角園之水禍，可虞。大黃圃之風災，告
大黃圃香山縣風災事見四月初日羊城報。水禍風災，緣淫雨以肆虐，哀之粵民，其何堪
此。悲夫連年瘟疫人命，刈艾，饑饉，疫鬼之來，又痛雨魔之至，傷害禾稼，農人興
嗟，傾巢船舫，母子顏色，以年已兆，未日大劫，愛生，惟切傷，哀，永，休，言，雨，羊，垣
以此中國，伊何黑雲，天現象，黑暗陰雨，無色，何日，晴光，文以誌哀，子慈何盡。

春恨文

亦陶

昔交通賦，恨哀感無既，人謔之，生無恨感情，僕亦恨人也。矧值春日，恨絲深矣。你看恨，

看之觸人感情亦多矣。有迎春者，有惜春者，有賀春者，有惜春者，有惱春者，有傷
春者，不一而足。初以述，差天感，懷春日，珍目春天，百感交集，春恨綿綿，余不知
夫恨何以遇春而必，看何以掉恨而至也。余向者亦因，其迎春者，賀春之情，今忽
變為惜春，惱春，傷春之緒，豈余之絕春乎，抑春之自絕乎。年年如此春，年年
同此恨，一若恨此春色長也者，不若夫春雷一鳴，羣響發，此春聲也，不見夫春
雲如墨，長天為黑，此春景也。若夫春花失色，似帶愁容，春鳥亂啼，如鳴宿恨，
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春何惹人恨至此，至於新隲謫宦，南洋逋臣，流徙萬里，
根觸百端，未老將何自遣。其或內羈羣紳，銜署志士，天日何見，恨春尤
劇，傷惱交集，呼籲何耳。還憶去春，往事不堪回首，嗟夫春何恨而不工，恨何看而
可窮。年年春恨祇付春風，中國之恨春者，又豈盡徒吾廣東已也。

再悼汪令文

本報前已有悼汪令文，乃近聞滬港者各報載南昌教案原稿內一狀政府允以後不許地方紳士加汪令文以倖面之吏記者有感復為文哀之。

嗚呼汪令，汝何不幸而生於弱國？嗚呼汪令，汝何不幸而生於弱國？而士社之任乎？汝既不幸而生於弱國，復生於弱國，而出膺民社也。則當柔輟頤，隨外人俯仰可已。甚至督者更虐，刻制吾民，不惜吾同胞之身，碎髮膚，身家性命，以為媚人之資料。吾輩有卓荦愛嘉獎，得文涉能員之譽，名固可以獵高官，肥身家，封妻而蔭子。今汝何愚乎？竟敢悍然曰：為民請命，以致身被力死，貽累家國乎？其目的在款為民請命也。今則反多數十民性命矣。本款減少賠款也。今則賠款如河矣。身死家散，以之謀身，則不憾，增款，鬼民以之著國，則不善。嗚呼汪令，汝何其不智之甚耶！令汝身死數月矣，余款亦將就緒矣。然汝死不能復生，民罷不能望救，此最為可痛者。地方紳士最

感汝之捨身救民也。地方百姓深痛汝死，遭強暴也。於是有所公祭立碑之義。舉于今已矣。徒託空言矣。強權世界，尚有何理耶？逼於勞力，又不準如汝以倖面之事矣。嗚呼汪令，于今而後，吾同胞痛汝感汝之深情，惟有銘諸心，鐫諸骨，默為紀念而已。復何言哉？汝曰：賢吏不可為，誠哉！是言也。僅言君無識，而緣不非君之部民，但於報章上，悉君之措施，痛君之遭遇，因不孝為君，慟哭而已。汪令矣，死而有靈，當再世為豪傑，扶弱國，為強國，振奮有為，以消此胸中熱氣可也。不然，則撒手白雲，毋再預人間事可矣。夜涼秉燭，揮淚和墨，寫此哀文，以誌吾感。

福寧熱症由汚池之毒氣

空海諸地方、多有汚澤潭池、濕毒氤氳、居民多發寒熱之症、此症常發於晚分、俗人接得此病、則身伴不安、食味不甘、寒熱交作、遍傳痼痲、這症不可強食、雖美味亦不宜入口、惟以靜臥為佳、且須以重被覆之、又煮茶湯和南酒數滴、於初發熱、夜飲之、強令睡去、若汗出則最好、不可却被、如此則次日早起、可冀痊癒、若倘病魔猶未退去、則用箕寧藥治之、其在城市之人、則各西藥行、皆有此藥發售、若在村野之人、亦須派人就近城訪買、蓋寧藥飲之、且用此藥、當分為二次、每次或二面釐、或五面釐、是為自八面釐至十五面釐也、次當發汗、晨飲之、一次則病前八點鐘飲之、若病人嘔吐、則於次早即宜許服、治吐之藥、一面分半、這藥若衣悲歌、或用洗嗽、歸吹發多、趁陀者、五四面分、為南一面、也、如病人傷寒

太重、則宜飲箕寧、自五面釐、加至二面分、其法仍如前所、初病症後、仍須加服數日、如前必按病發之期、仍不痊、則須先八點鐘調服、但須按次遞減、如自七面釐半至五面釐、由五面釐至二面釐半、是為自二面釐至十五面釐、至八面釐、若以此病由蚊刺、延尋醫師調治、凡何處多潭池汙澤、則多發此病、是南風土向毒如此也、詳究此病、不全中多有此虫、人所不能見、如潭池汙澤、水停雖不流、此虫即生於水面云、其染於人身、或氣之毒、或由人飲此水、故睡床須有蚊帳、而飲水必用沸湯、又家宅須遍栽樹木、以屏汙池之毒、傳染於樹木、不可逼近居宅、恐生出愈多、而早濕愈甚、故也、最後、凡居宅宜量勢、處方務通天、至如飲食適意、左右不可、而身伴及家宅、又須晨、潔淨、是正防病之良法也、

防病良方

茲者住又安省大法匡官、需到一紙、詳叙疫症之源、及治之法、這紙係匡官譯出、依

字樣幸體依奉錄登以左閱報諸君子幸留神焉。一疫症幸出非疫虫凡人所以染之者或染毒氣於病人身傳或染於病人衣服器用或染於所飲之水假如疫虫在陽或出諸上源及該處人若罹疫死之屍投于江中或罹病人衣服濯于江津則疫虫溢流而下凡沿江並近海口等處人民誤飲此水或洗衣服即染疫病。凡接疫病要宜報官即往病人別置處除看護人外餘者不得往來看護人隨食展宜先遺手又不宜飲食於病人之側至病人所飲食之杯盤均宜用沸水洗之病人所居之家或焚之或用石灰水灌之亦可。洗穢法須用冷水每天搽和香銅面錢洗之病人嘔泄之器必以香銅水灌之切勿埋藏于遠處仍忌近家居及井旁江岸等處。一死尸不可久留死者衣服二付火未葬之前應敷石灰或香銅于尸另于遠處埋之仍不可埋于近江岸及井旁。這死尸不得露氣或以木棺或鉛櫃方可。由這尸極爛展其疫

毒溢于鼻上遇天雨衣毒氣流于江或井人民飲之反為所染。一凡人不可飲冷水須飲熱水又不可往來於有疫之處自有疫處人宜帶口不前往來於市肆都會等處若恐傳染疫氣于無疫之處也其無疫氣之處社村人民或往來于市肆都會有疫之處則疫氣又傳染于該處之各社村。一病人衣服不宜洗濯于江井近江之處。一忌食利泄之物要諸瓜及諸菓之未熟者。一病人飲食勿許食飯只許飲牛乳湯茶只許飲茶或鴉片湯而已沐浴應用熱水以通氣血。一忌用嘔泄之物以塞田園。一疫病甚重要宜用掃帚及埋蓋穢物。

戒溺

扶魯酒司事人言有利年二十三歲前拜札第百早十一點飯後即就江津沐浴遂至次早十一點不返其家人遍往尋人跡杳然只見衣服在江畔一空宅中知其已向水晶宮作

造壽域

飲水

流

養生至要

其身倖若何人被此病其病虫不知從何生出而滅除之故將此病人割置一所醫治之且

濯洗其家。又以西藥炙其家人。二是淋瀝之病。何人得此吐瀉之病人不可近。此病人飲食須極精潔。并潔其家屋。被身。勿食生菜。勿飲冷水。何人調養此病人者。一病房須洗其手。最忌飲食於病人之房。本館有此效。以公眾覽。使能信用其言。則此病雖遍於各處。亦不能為吾身之患也。

傳染之病

痘之初發也。身熱。如以腰痛。少頃則皮膚紅腫。數日後漸成膿漿。漿乾然後結。落枯底之後。則有死點存焉。痘人破痘發。不但惡。甚有殞命者。凡人曾有發痘。一人發痘。則傳染已於十人。植痘之法。先以針挑取牛痘漿。灸於兒臂。為臂三點。這法能使十年內不發痘。十年後宜再植之。若痘發底宜早防之。兒生幾歲宜植痘乎。當有痘發之辰。則兒生始得八九日。亦宜植之。但須待滿月方好。有一關係之條。人不可不知之。植痘列三日內即發。若傳染之天痘。列七八日始發。凡鄰家曾發痘者。則自前兒子要先植痘。不佳。試以惡痘言之。這痘極為危險。常生

出許多難治之病。若生賢病。則最可矜也。這痘發底。必有寒熱病。且有喉痛。或全身紅痕。這痘先發於頸。至第八日。則痘結。落成片片在四支。則其片大。在面上則其片小。此惡痘之方。這痘之發。最易傳染於他人。若誤著其衣服。或往來痘房。即傳染矣。

疹。疹之將發也。有先發熱者。有時病者。至疹退後。各病乃痊。當夫發疹之先。若得鼻噴。眼紅。痰涎諸病。則數日後疹發紅鮮。至疹退後。則枯落。而皮膚粗硬。此疹之方。小兒常有這病。若寒熱大作。則或有殞命者。其初發底。亦能染傳。故家中有兒發疹者。不可使他兒近之。喉間柔瘡。人被這病者。喉中生出血點。如瘡。聯合成羣。層積極厚。若剝去。則復生。飲食之底難於下咽。頸瘡之病。常於喉瘡痊後。生出這病。或自然生出者有之。得這病。則啼哭聲。言語變音。其皮膚漸漸生白。且滋蔓於喉間。氣管之內。使人喘息難堪。凡飲食不潔。居處幽暗之處者。多染此病。喉間紅暈。這病之生。由於虫類。以頸微腫。好眠。便見。西醫已尋出妙方以療之。極為靈驗。傷寒。人得這病。則全身疼痛。而四肢尤甚。常渴睡。好眠。

而頭腦疼痛、鼻孔出血、身熱如炙、又生咳嗽、洩瀉等病、按這病多因虫類、可以頭微饒、見之、這虫常在水中、若飲冷水、不煮、則多得此病、吐瀉之病、被此病者、上吐下瀉、手足、而全身冷、想亦由毒虫所致、然未敢以為確也、血行失度之病症、人不善於養生、則血經之運行失度、而生出許多重症、凡食味消化之後、其精氣和入血中、血乃注八心、及諸經、惟其如此、故人若養生不善、則血力不足、而心、血、血徑最先受病矣、食不充量、及吸受生氣不足、則心、血、血徑愈薄弱、而得病尤易、但食過度、則脂多、而諸血線則硬、如石、亦引病之源也、此血徑運行失度之辰、心停因之受病、而心停之動用益多、引血益多、心、血、血徑益大、譬如常日心、血、血徑重三百兩、至此辰則重至二兩、且此辰心、血、血徑之動、倍常、而受病之人、常覺心痛、如此、則心停之力愈弱、而不能運用如常、且心、血、血徑日薄、若偶有觸犯、心、血、血徑潰碎、而人命不能保矣、心之休、當吾人迅馳疾走之際、覺其胸臆中有如播鼓然、又以手按於左胸之乳下、則其中躍躍微動、倘他人傾耳靜聽其處、則有聲如晨鏢、此則心、血、血徑

國小兒常有三期七日之病。此病能令四分小兒有三分死。吾人亦皆知其病症。如閉口不能飲乳。又多生出汚症。世人常謂此乃魔障。天所降罰也。唯跪神拜佛是務。何妄之甚耶。蓋此病之由。非難察也。由人不潔而已。蓋在地下有一虫類。名曰些奴。何人有傷跡。而多有塵土混入。倘不尋方治之。則生一病。名曰些奴之病。至今文明辰代。亦無法可治也。見此。則小兒初生辰。人手不潔。而執剪刀剪臍。去則此虫從臍頭入于腹內。約三四日。則此病橫行。生此症。惟有一死而已。雖神威德術。亦無可奈何也。今我南人若欲除此惡孽。須從法人開防之術。如歐洲及西貢產院。河城產院之法。可也。凡護生婆。臨辰宜用淨水。煮熱而濯兩手。使此虫死。然後可以幹事。及小兒出胎辰。須俟五粒鐘。令母血灌入臍。若以手按之。不見有動。以一絲線縛于臍頭。又以一刀。浸於熱水。又爆於火上。令此虫死。然後可以斷臍。後以一潔布束於臍之上。如此則第六七日。此臍自落。若無他病。此君子細心玩味。葛荒之說。以告同人。最有公益也。凡人家有小兒。多死於此病者。須詳察此病。皆由割臍不潔所致也。昔日法國及泰西諸國。未知有此虫。則小兒夭殤者甚多。其我南

無異。及夫字識。大開。則小兒皆易於長育矣。本報前期已版南國孩兒夭殤之故。及養育之道。二詳不矣。大凡小兒初生。體質薄弱。非壯者之比。故養之者。要宜細心。我南婦人。非不知愛養其子。如歐人也。但未詳究泰西養兒之法。所以小兒常至瘠弱。夫養兒既失其道。雖幸而不至夭殤。而兒質亦不能常保其壯健也。夫所誤不知養兒者。非誤不知飲之食之也。乃飲食失節耳。小兒初生之辰。其臟腑之運動未健。其所食之物。難於消化。若兒食過度。則有敗脾之病。婦人之有乳汁。乃天特賦之。為養兒之料也。婦人強健。每病。則其乳汁勝於食品。我國婦人。皆以乳汁食兒。成為習慣。人皆善之。倘遠以食品育之。非善法也。夫兒初生三四月。而以飲肉蔬果哺之。此大不善。而有危碍也。小兒疳症。皆由於此。養兒而致夭殤。婦人之情。以為慈河。而不知以敵哺兒。不譬以毒藥投之也。今請詳說。以公眾覽。大抵壯年之人。食物易化。至於小兒。則因食而生脾病。且多虫病。使兒羸瘦。凡南婦生子。不必遠以他品食之。但用乳汁足矣。飲乳有一定之辰刻。魚肉蔬果等物。切勿驟用。致生夭殤之病。第今南婦

聞好言、必不肯信、昔在法國婦人、亦好以食物育兒、經幾勸道、乃除此習、我南人通曉新理、宜勸道婦人、俾識育兒之新法、不可徂於故常也、知育兒則子孫孫子、延壽命而享康寧、我南稠盛之機、不外是矣、

凡人必賴呼吸生氣以生、亦如炭之能熾、蠟之能燃、非藉有生氣不可也、人能吸清美之氣、則身體愈康健輕快、今試以水晶器三件、覆於几上、其一以小鼠置其中、其一以方燃之蠟置之、又其一以方燬之炭置之、則可以資考、則如下所見、頃刻之間、小鼠鬱抑不安、不復能行動、隨則卷屈而死、蠟之方燃而無透入之氣、則火力微薄、隨暗隨滅、而燭頭之尚有微紅者、亦即化而黑矣、炭之方燬也、一入器中、則忽然熄滅、成為冷質、按手不熱矣、大凡天地間有生之物、其能然之物、皆以生氣為最、關係最切、需之品、若無生氣、決不能以自存、生氣之質、氣之環繞於吾身者、

蓋有二體、合成一、一乃淡氣、其一乃養氣也、大約五分之中、淡氣有四分零、養氣則藉以吹息、及燒火兩者、用相同、人物園肉體之中、常有許多炭質、人欲細察此事、試以一片肉燒之、則肉體盡化、所存者惟炭質耳、考其吹息及燒火之事、亦然、炭氣與養氣混合、成為炭強氣、這甚無益於吹息、而燒火、却令烘炭熄滅者、如炭至爐中、即以物緊蓋之、炭既能化此中之氣、而炭強氣、則炭滅矣、試以手掩其鼻、閉其口、使此氣不能入於身體之中、而視之、則是竟如堪、可頃刻而不可久也、凡人可以數日不食、若欲須與同、忽氣不息、矣、可得哉、

氣之體、肺者吾人所以吸生氣也、氣乃養生之工、品且皮膚亦能吸氣、當胸臆伸出之辰、則氣入腹部、氣既經過各處、即入於肺中、諸細管、肺之

為體諸竅甚多、大約每竅三分中、其二分甚是血積、凡人身之血、若均為三分、則肺血已占一分之氣、呼吸之用、一分養氣、行至諸血竅之中、則混入人血、乃引通於全身、養血氣與人身炭質相遇、如人肉者、則成為炭、強氣而生熱力、人身熱候由此而生、本有一定之程度、炭強氣既通於人身、於是血引炭強氣至肺、肺既吸炭強氣、則炭強氣全推於外、在胸臆為之滯入、並迎外來之養氣、而推出炭強氣之至內者、人每一吹氣、送出水汽、初成微微形質、合之可成一滴水、此乃所吸一分養氣、而輕氣合散者也、俟後另詳、人身切用之氣、吾人切用之氣、為數幾何、一壯年人每一秒鐘、吹氣十四十六次、是一日中、共二萬次也、氣每一吸、則內氣得半瓶、西音所謂、也、一日二十四下鐘、共得氣一萬瓶、必如此數、然後足以養

吾人之生命、大凡一分之氣、有炭強氣半份、乃其常也、若炭強氣倍於此數、為十分之一、則成為毒氣矣、到此處、不惟炭強氣不能收吸、且彼又潛滯暗長於生氣之中、凡身內炭強氣自肺血出者、常為其所得阻、且吾人吹炭強氣於外、每一房間、有足以混濁一萬瓶之生氣、故凡人身所切用之氣、不可以日計、蓋一屋之中、必有如許之氣、乃足以養生也、空氣中粉塵、及諸微虫、人有居坐幽室中、日定由牆隙門隙透射而入、則有許多微之白質、是正所謂粉塵也、因有這塵混雜於生氣之內、故吾人呼吸之辰、這塵隨而入肺、博學之士、欲察知這塵是何質、則取明鏡、可以照物、而增大十萬倍者、照而察之、知空氣中之塵、有沙馬、有炭馬、有絮馬、有布質馬、有水質馬、有微虫馬、有蠹壳馬、云云、猶人見這

塵中有數百類之菌能生出皮膚疼痛之重病而半露於頭上之膚及後見有許多昆蟲第一是這虫能使皮膚傷痕不能粘合故必須謹防傷痕勿可露出天氣之外第二這虫能生諸傳染之病如吐瀉喘症寒熱等症云云 微虫是何物乎 虫在水中米中肉中乳汁中酒中以至諸生物之內體這虫類至小如毫末有圓者有圓長者有如水竹枝有卷曲如循環像者這虫至微不及毫末有辰靜臥有辰行走甚速這虫見有可以托居之處則自然析散而入處其中此圓虫之析散也如壁虎之折尾但壁虎所折之尾不能生化而圓虫之析散則復化生為他虫矣 人以汪水盛于瓶內初取水辰則水中僅有五千虫及置置三日則生出六十萬虫諸虫生出細卵卵能活動比於生卵之諸

虫尤為有力其熱火自十分至十分則諸老虫死煮熱自一百分至一百二十分則諸嫩虫乃死當乳汁酒肉香味之辰為有這虫故欲為惡臭但這虫不全為害亦有無毒而有益者如用為醋然酒之虫這虫能助諸生類蓋凡諸死類虫能食之令其消化如地上有這虫則草木亦不秀茂 諸虫之入人身也能自擇處而居故諸虫能生喘病由這虫能周行而好居於肺內則外清氣與暑氣能殺虫甚速但在室中則不然凡諸虫何係因喘病之人吐出者則能長生至六月之久這虫生化甚多而易為人身之患又有辰這虫生一類毒水遍浸於人身之外內而引諸病魔法國有一博學之士尋出良方以治癩毒而本報前已錄登報章者今又多得藥方以治諸虫

毒水所化之病、俟後期再錄登報、則其治法如何、燎然見矣。
血是何物乎、血是一般流質、且每有小末細於纖塵、其色赤、故成血色。
之赤、每血一微點、大如針頭、約有五兆小末、合計這小末之數、每人身之血、數
相幾、這小末能吸清氣之入肺中、瞬息間、週流通於人身之中、人身中之
血、約有六瓶、內二瓶常往來於肺中、每一肺葉一瓶、人有生辰、食量不
進、而皮膚青瘦者、由這小末有減少故也、或生辰減至半、又有減至其半
分者、則此血色不甚鮮紅、故不足以養生也、倘不早求醫治、則愈日愈
見羸弱、漸至枯瘦、譬如花之漸黃而落、則不可醫、如前所已言者、
醫這病之上策者、惟吸清虛之氣、處光滿之地、與攝其神、充食品、以
為養生之要云、

救溺

凡人一溺、則神魂迷亂、手足顛觸、皆是水耳、倘援得何物、則堅執不
肯捨去、人若涉水而救溺、則須抱溺者背後、或執其髮、切不可使溺者
仰面向天、庶可免載屑及溺之虞、若此者、非細心精意、則不可也、救溺
者、不可使溺者既死而後救、有如溺者、素有猛力、恐為水牽、徒挽、以致
同溺、而不敢即救者、然救人一溺、貴於勇往急赴、不可少遲、若有妙法
如下、救溺者、須向溺者背後、即辰以左手執其髮、或頸、或衣領、而
右手則扼溺者之右臂、使溺者免致顛倒、且伸手於前面、俾相隔
有合宜之度、極溺者、須立涉、而首豎、均須與溺者稍隔、不致
不太遠、若援得溺者於右手、而負於我背上、要與我左手平、是為

最善。然後倒溺者。兩脚向上。以傾送其腹中之水。乃仰浮而上岸。置溺者
於首。於我胸臆上。令彼安臥。不可輕動。但遵此法。則雖善救之手。救
亦能措手。是此法而盡善而且可行也。當溺者浮沉之際。則救者急
脫衣服。然後從上流而下。常注視溺者。而隨其後。如上所陳。倘溺者已沉。則
須察水面有沉泡。激動者。即其處也。救溺之法。固難預言。其詳則最
難者。則溺者素有猛力。又難溺而猛力未衰。只待彼力已倦。底或溺者知
有人來救。而相率援手。則救者須推出而後再近。但須注目於溺者。恐彼
一沉。則不可復見也。若溺者援得拯溺者。則甚可危殆也。入水救溺
者。若竟力餒將沉。則須尽力吸氣。以鼓其勇猛之力。倘溺者緊持救者之
身體。必須用力推開。不可遲緩。且隔避少許。乃因勢而救。至於溺者出

水之後。其急救之法。另詳後報。

溺者既脫。孽河超苦海。幸免沉淪。則當如何償已救之生命。喚一告之
驚魂。是又不可不知也。溺者一落水晶宮。沉沒於八沙鍾。便無生氣。
雖然。當以善法救之。不可謂死者不可復活。而付之無可奈何也。夫
法先行解脫。死者衣鞋。或以小刀割裂之。其口吻中有涎沫沙土。宜
拭去。且令死者仰臥。而稍欹側於右旁。又以手摩擦其胸臆。以推出
腹中淤水。繼以軟布包裹兩腋。持死者之舌端。而搖動之。一砂鍾間。
約十五或二十次。頻頻搖動。如生人之氣息。每有什歇之辰。再以一手直扶
其喉間。俾之吐水。倘死者舌端微動。則必再生。身之氣。若欲持死者之
舌。而死者之齒緊合。則須用物開之。若有旁人收護。則須或持其舌。

或倒上死者、兩臂於頸部、兩旁、而平執之、約二急鐘、既乃順置兩臂於身側、如此者、須要均者、不緩不急、大抵每秒鐘十五次、這辰須以彼腹死者之體、使之發熱、又移兩手兩足擦之、達於胸臆、死者已蘇、須令稍臥、既覺彼以發熱、又必以熱水飲之、若見他偃然不動、則當從旁搖醒之、蓋溺死而復蘇者、亦常有復死者、若然再持其舌、而搖動之可也、

飲水 小哉水哉、人生最要之物也、以煮食品、以為飲料、蓋非水不生活矣、但人所用水、皆以故病、蓋由水中、多有微蟲、而人誤飲之也、水中若虫、西醫久已察驗、而我南人則未嘗悟此、一留意也、今清述一事、以証斯言之非謬、蓋即北圻轄事也、某鄉在紅河之岸、與河域相隔約二千西尺、忽於前年、鄉民多得寒熱傳染之病、不知其為何等病症者、既而病者多死、無藥可醫、鄰民交相駭問、莫解致病之由、於是國家派一人西醫官

既至即問其鄉民、向來所用之水、從何處取、鄉民曰、常用江水、因指其汲水之處、醫官見江水發分注於一小溝、又問曰、此小溝之剖開、是今是古、鄉民曰、始於本年、剖開、以輸入江水也、前此江水直流、吾鄉民但用江水耳、醫官又問曰、向來以何處為泄穢之場乎、鄉民又指其處、則與汲水處相連不遠也、醫官因此詳得其病原、蓋小溝之水、竹淤不通、鄉民潑浴、穢污已久、而毒虫生長、其中、鄉民所由得病也、醫官乃通告鄉民曰、嗣後勿飲此水、此水當汲中流、其毒此醜、藥與異、故汲水者、向江心急流之處、若江面狹細、則就污處之上流而取之、或極來以飲、則其毒有少矣、鄉民自聞醫官之言、即踐行之、由是各病者平復、而無病者康強矣、我南人飲水、必用熱湯、此最善之法也、古人倡此、蓋使人樂其少利、其利而不能忘、蓋沸水可以殺虫、而病昇降、藥也、貧富之人、或行旅之客、為渴甚思飲之、不得熱水、則牛溲蛙諸水亦

紫想之以一國市邑亦炭校中這亦炭播研如以穀於市上厚約半分以色於
市市亦炭炭至中間而米市也此市亦再三紫想之乃以水傾之炒之一粒及形從
走布而後出經之至市一炭炭之清潔無法工全無害也史評之最潔之食而飲之
或以之煮食品則甚美而無形也

衛生要道

防病之法所以養其身俾候得至無災無患中也人苟知衛生要道則疫故推為魔使
之退服蓋為魔使伺隙投間以害人之身而飽彼之欲也古來歐洲諸國人民常有寫
痢疾氣寒熱天花等症受害甚多每年中國因此積命者以數萬計今日歐人皆謹守
防病之法以遠等病疾不復為人所忌大抵衛生以潔為第一義身俾衣服不可積污
食料尤貴精潔居宅尤純凡人得病皆由毒蟲所為毒蟲乃至小之物眼不着鏡不見之遠

虫雖入人肉俾中微成病疾為害亦有一類生虫如人之出瘡大之瘡癰均由毒虫所致現
西方博學之士已能尋出藥方以殺此虫而除此病邪然其病後能飛氣不若病前
能自防防病殺虫第一妙方不外於潔蓋虫性喜污惟不潔則毒虫乃乘而入使人得
病致死吾人居處服用均要潔淨穢斯可矣凡衛生務多勤法幸慎謹謹報
以誠非同人等其要切最關緊不便疾在消敬永脫孽根俾力康強長也幸勿
總之一字實為無上之法門也